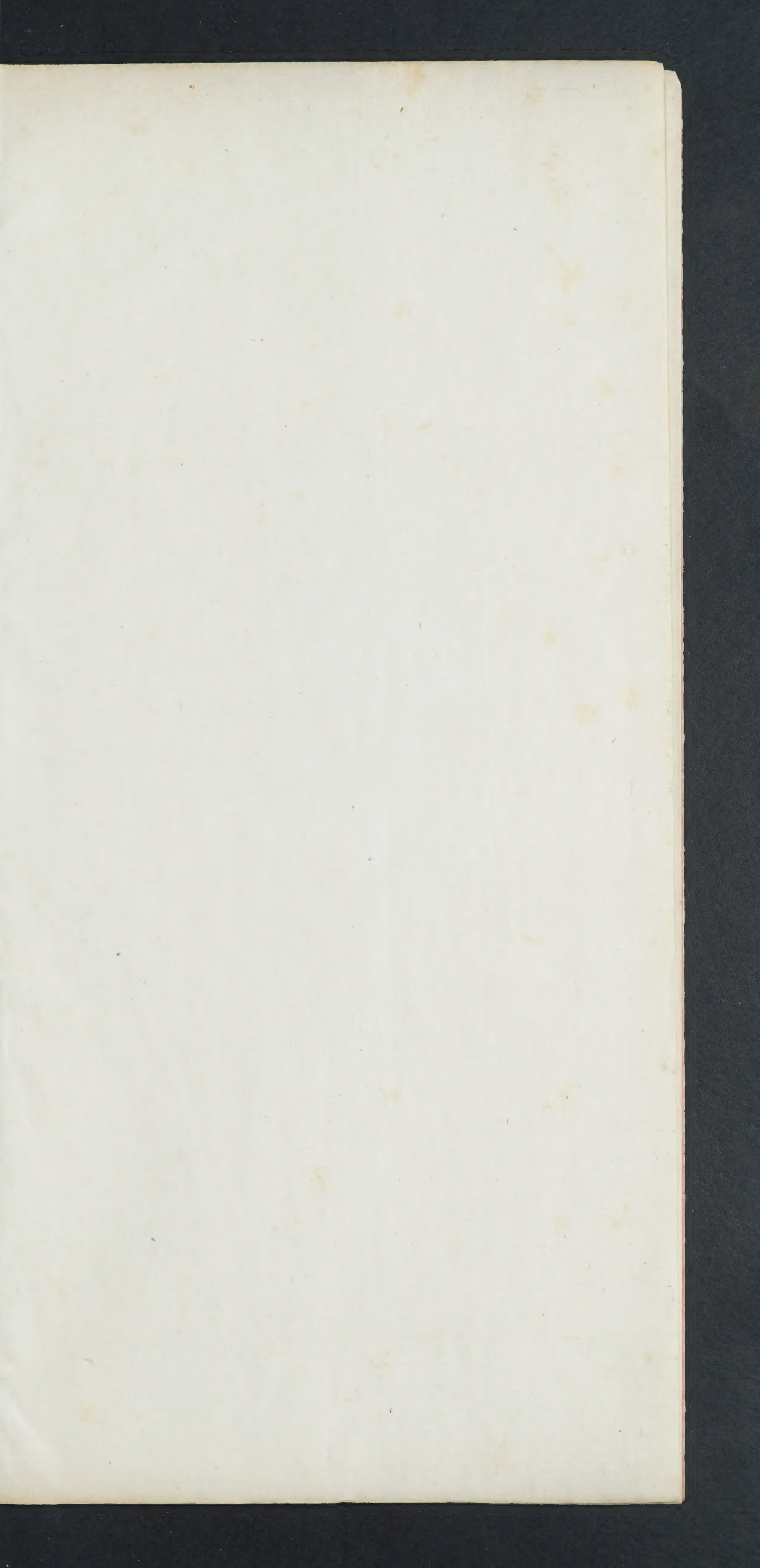






玊華子題辭

玊華子者　本朝大中丞揭陽盛公若林之所著也儀封王浚川氏曰公雖宦游人間而曠心逸度凖極鴻濛高風逵節超邁倫品其言曰聖人不生大道湮塞營營與居汙我神造吾將歷五嶽九寰謁至人游矣蓋舉世莫之知也斯人也與道爲徒不啻游方之外者乎不然希古抱貞進止出處一順其天翛然而不汙於世塵者邪按其書二十篇所言天道人情物理稍著矣公又有參悟直指則專言攝生養神之道云金丹大指須先內養方得先天之氣達摩西來之意亦在於此鉛卽先天以陰中之陽爲主汞爲後天以陽中之陰爲主二者一

男一女也一氣一精也二者合爲一則神存散爲二則神亡神之存亡魂與魄離也故老子曰載營魄能無離乎營言魂也載者合也然所以合者不過專氣致柔耳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其於老氏之旨深矣斯蓋幾朗内照曠與天游視世之亂心逆性以恣窮欲者何如邪因采而附之道家

玉華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道家類　王華子

道本章

道本乎氣所有謂道者人所共由也有所養而充失所養而窮物之初生也非有所資氣之所使也物之所盡也非有所損氣之收也或發或止不能自已然有其氣也循環不窮因其不窮而常可見者人物共由之而不得已乃謂之道焉名之爲道者方也術也君子曰性也理也性者有生之名也理者有生之理也性之初則氣也氣爲性之根性爲理之實未有氣則性無可名理無可見其一則氣也故曰道本乎氣人心亦氣之所有者人生之初氣所融結

未有知覺但有氣耳及其漸長則氣壯而神強乃有知覺既有知覺方能視聽夫視聽者雖有耳目之用非神則耳目無所用非耳目之籍神神籍耳目也目耳之爲耳目氣之所爲也氣爲神所資則人心亦氣也心雖爲氣所有而其神則舍之於心而爲一身之主氣母也神子也心乃子之舍也猶人之母爲子所生身而其家之主必尸於子者子乃主而母從子焉性非可他求心中所具者也心之神性之發也情爲性之用者神之動也合而言之一氣也君子曰性也命也夫性有命言氣之成形也形體既有性情乃見性情既有何有何無有者爲用無者爲體無者性之未動也有者情之已動也未動爲性已動爲情性情之根

氣之存亡也動而發見情之使氣也静而寂也氣之亡也
而性定焉性定神明心乃虛靈
形體之在氣中如魚之在水中夫水中之魚雖能知覺無
水則無知覺氣中之形體雖能知覺無氣則無知覺矣是
知覺資於氣也今以不由教詔而知者曰良知夫知豈待
教詔而知乎人之生知者飲食也嬰兒之乳於其母也故
知愛其母及漸長而知其能有飲食者父也故知愛其父
是則非教而知者壯而氣血盛行思牝牡之合故知有夫
婦知上下之分故知有君臣知同氣之親故知兄弟知交
游之樂故知朋友是皆不待教也然其原初則由於飲食
也已而有男女之合矣則知其上下同氣交遊之道然非

其氣之所使則不能知也壯也老也氣之使然也君子曰天也人也夫天人之分久矣天則理人則欲理則明欲則昏形體之由於氣不能不爾也知有形體則明不知有形體則昏明則踐形昏則從欲此人物之分也而况於天人乎太古之初有至人焉知陰陽五行之氣合而爲一故其生也外而耳目口鼻九竅之理內而五臟六腑之氣皆能備知內視明而外視察神之往來不能舍之而去故其疾病不生性情冲融年永身強能知萬物通靈鬼神故其測識陰陽之理制器作則以利民生嘗草木金石禽獸虫魚之性而知寒温之用以爲醫藥度日月方向之晷景以作甲子辯山川向背之宜以爲地理而爲祭祀卜筮之法以知

吉凶然其初惟事於身體百骸不以外而忘內中古聖人
者生乃知人事之宜爲治以安人於是太古之道廢矣暗
於脩身而明於治人專於知理而疎於知氣求乎至遠而
忘其至近風俗背成詐僞以滋乃有盜賊以賄喪生君子
曰刑也名也夫物之初生也靜其壯也動其老也靜其死
也變變而化化而生生生不已其氣猶然知生之艱故不
亂知死之化故不憂夫憂樂之情治世之覕繕性之防也
於刑名㫖居之爲刑名之言者不知夫氣之爲氣而惟曰
懼之夫懼之使平㫖若生之使定不由於道者故有刑名
之學焉善治氣者忘耳目慎臭味戒色懲氣之初生也甚
微及其久也壯而老矣由其壯也而知節之則不老由其

老也而知養之則不衰所謂養者以氣養之耳非飲食所能養也以飲食養者養其有形以氣養氣者無形之養也陰陽之交也以氣也氣之交也精血之合也精爲骨血爲肉其氣則爲神也鼻口耳目四肢百骸五臟六腑具而後生皆形體也其氣則交合時所定也交合者生生也生生者不生不生者不死不生者不能生死也君子曰死生也大死生變化之道也變化之道由乎氣也氣之變化不窮則久視之術也以神馭氣則明以氣混神則昏昏者明之基濁者清之路知清濁昏明之初者不沒

清而不混合而混成是曰氣母爲萬物祖善攝生者知其初耳初之氣清氣也月以初生明至人則之其化不窮天

地得之以清以寧道之所棄者生心也心生則神死心死則神明大哉心乎人由之而死生故全形者無心忘形者無神無心入乎內無神出乎外出入之幾心神之所由存忘也故君子慎之今夫貯水於器非器所能貯也無水之器虛有水之氣則器日潤日燥及其燥也潤者消而水亦涸非漏泄也器實則氣壯水亦氣也久益潤其器矣器既潤矣久則風燥而及中氣漸消水日涸矣非益之以水則涸而乾矣乾則氣索矣乃益之以水而器常實而水常消其養生之理也知消長存亡之幾者思過半矣

學者章

學者之言道也以理言心也以性是皆非知道者也未有

所知而知曰良知未有所能而能曰良能是非知道者也道以生言也生以天命言也知能亦以生言也孩提之知飲食始知其愛親舉世之人皆以飲食爲本人一日無食則饑十日無食則死飲食之於人也曰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賴於是故人之爲道生道也生之者食也子食於父臣食於君婦食於夫兄弟朋友之共有其食然後親勉於所業以無忘乎所生則父子君臣之性存息所業而忘其所生則父子君臣之性泯言信者言所欲也欲之所在信之所在也是知謂之良知是能謂之良能古之聖王以衣食乎民而民知禮義親長上後世以饑寒乎民而民之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人之有生以其有養也養生之道在於知要能知要則不費而自成要之在人萬有不同皆以勤儉爲先農之要在於及時播種學之要在於早習藝能藝能不習播種弗時饑餧將至養生之經奚有哉是之謂率天下而路之是爲亂之徒也

人之寐也魂遊及其寤也神解初學若寐而憂焉及其悟也始知其性之復而心明焉性復而心明者非有所加損也初則蔽於氣而欲生焉欲生則昏既昏且久心之靈者塞矣學之能使其欲去而氣清者無他道也思我之生也我之生也天之命我也我以欲而溷其氣氣之不和欲之累也於是因其欲而察之使無從焉使無入焉使無至焉

至則入入則從不至不入不從心將日明氣將自清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是之謂一也富貴貧賤死生無自而從無自而入無自而至也氣和而神明矣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

文能章

文能成務天之至器也不以時失不以地得不以人存不以力亡其爲功加諸帝王之上不爲顯損於匹夫之下不爲晦無幽弗明無微弗入所謂自然之理也君子曰文章也夫文章自天地未有之初而得之於混茫天地既有之後而得之於成象人生而具於身者毫髮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物生而形於羽毛群隊飛走動植君子則之列天之

日月星辰雲漢列地之山川木石海嶽無乎不備故千古
之前萬古之後皆不得遁其情遺其數楮毫之間盈尺寸
而四海之廣收諸其掌握非天之至嚣其孰能與於此哉
木理之如鱗如波如織如結如繪如繡者石理之如山如
雲如人如物如瀞如組者鳥羽之如彩如錦如染如畫如
綴如補者獸毛之如點雪如魚鱗如連錢如掌抹如披截
如黄穀之旋如紫絡之緝者魚之爲鬣之朱爲尾之赬爲
鱗之金爲鬐之緑爲鬚之赤爲若帶之綮玉爲若鷁之敷
花者虫之爲翅之斑爲翼之翠爲冠之緇爲纓之青爲蝶
之粉爲蜂之黄爲蜻蜓之緋碧之睛爲原蛾之黒緑之眉
者是皆萬物之文而况於人乎人之爲文亦天之爲之也

而況於萬物乎

山之多草多木多石者近之則可見遠而望之如黛然雲之似白衣似蒼狗似山岳者遠而見之則若此近而覷之則如縠然此山氣之變幻爲文者也水之映日月而光似星似鈿似瓊瑶似練縈者日月之涵照有虹有晷有海市蜃樓人物者此水氣之變幻爲文者也千變萬化惟文能之文之所能者豈非天地之氣而謂之何哉人禀天地之氣以生得其秀者始有之愚而濁者曷有哉氣之秀者爲聖爲賢而非文則無可見文之可見者自開闢以來巨細遠邇之不齊而其爲一代名人勝士有幾哉

天下之言文者有古今之殊文之古今在人之古今古之

人其言簡而要祥而足善喩而不煩善述而不易故遠而彰久而傳今之爲文也惟古文之事不能簡惟言之尚不能祥惟比其似而不知其晦惟務其博不覺其紊也未嘗知其所自而強以擬之未嘗見其所法而苟以就之是皆聾者之論聲音瞽者之談緐色也諷誦之未加而觀覽之未至若坎蛙甕雞耳曾何足以言大方哉

行貴章

人無有不善人之爲不善也欲使之也欲之使人也有五而其爲心之所存者則一耳何謂五飲食一也男女二也貨利三也耳目四也名位五也五者皆欲也而存其心則一也君子曰欲也養生莫大於寡慾害生莫大於多慾多

寡之分非必去之而後已也欲者人生之所資也豈必能去之去其私而公其有斯爲君子有其巳而不知乎私則爲小人矣小人之從欲也性命與之俱矣豈畏乎人哉君子寡之也將以全生也全生之道非欲則不可故惟寡之而巳矣寡之公則所守者正矣寡之私則雖寡而不能矣血氣之所由者私也心之所主者公也血氣之於心也相爲勝負焉知其爲血氣則寡之知其爲心則存之存者心也非欲也心存則欲寡矣飲食之於人性命之所關豈能絶之然其要則在淡滋味 去肥濃斷炙煿戒殺遠葷然後節食與飲務俾臓腑清通 中氣爲和流通不滞自覺飢飽有常則神明能居而升降 不礙任督二道往來循環常見

其動而不動靜而不靜如江河之趨海山岳之出雲不爲氣而爲心不爲心而爲神矣男女者一陰一陽之理也一而二二而一也男無女則氣逆女無男則血滯氣逆斯精溢而血衰血滯則經阻而氣衰二者常互爲根古之至人能知陰陽之往來則剛柔之升降循日月之運行廼潛神以虛得虛而用因欲而會然後淨厥室廬馭神攝氣以遊太虛故其老不衰耗性命自然有所持守無事於空寂而少壯不失其爲完耄耋不至於喪敗此廼馭世之真則蔵脩之默功不可以語人非人之所能得也得之者必禀受之清明神解之妙詣也豈尋常之存想又豈若世俗養生之所爲哉貨利之於人也養生之所資治世之所務者不

可以爲有而輕不可以爲無而重惟以分安以力限知足則常足求得而反失以之傷生喪魄莫大焉者君子惡之而不能絶其理財之道又不能生之而執其安危之幾故以爲無益之求而任其去來勉於所職而待其自至然後有自然之利用天之時收地之力賴人之功耕者之田藝者之器賈者之積仕者之禄夫豈無其道哉不苟也不貪也不先也苟則汚貪則亂先則悖矣是以聖人之治也制田里教樹畜重本抑末惟懼民之知利而不知害也況加之以思慮勞之以筋力死於賄賂哉聲色之爲耳目娯者有三而其爲害則一也妖冶之容淫漫之聲是爲心之所惑者也五彩之色五音之聲是爲耳目之所役者也萬物

之耀以眩萬竅之鳴以噴是爲神奪於物者也其惑其眩
其奪者雖云在外而至爲欲者則心也心爲欲害者非能
害也不自存而爲其所害也君子以心爲主而耳目之司
則從之於心則其所惑者知其爲惑所眩者知其爲眩所
奪者知其爲奪而不能害矣夫名位之於世也寔天之大
閑天子不能爲之加損而況於人乎故君子以所能勉者
勉之不能勉者無容心焉隨寓而安因時而行遇𨻶而守
阨窮而不怨雖得之不爲喜雖失之不爲怒有命也吾如
之何哉然其爲道也有不可失者君子曰學也學而後得
之非學有不可得者也今以不學而不可得諉之於命乎
諉之於己乎於是不惟欲之不遇而於斯世之爲貴賤之

分窮達之途判矣學而不能得者命也雖云不能得而所得於心者良貴也曷賤之有又豈窮於道哉道足而身窮雖身窮而德富矣然非欲也以學制欲以道顯名非盛德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哉

言兵章

兵之爲戰也有幾也有守也有神也知其虛而擊之因其盛而致之待其至而取之是之謂幾不攻人之方銳不遏人之將窮不啓人之未及是之謂守知其方來吾精以應之知其未至吾緩以挑之知其詐敗吾堅以乘之是之謂神三者之才將知兵而兵知將也兵不知將非不知也養之未厚充之未周而用之未熟也若是者戰必敗矣君子

之於兵也觀之奕焉奕者之志未嘗加也而有其智局未嘗布也而有其方子未嘗動也而有其算因其彼之所入而吾爲之防因其所失而吾爲之取因其所取而吾爲之地則勝之道也故制奕者知兵焉

天有所秘者風雲之變也人有所秘者神氣之變也神氣者天之風雲也所謂秘者非有心也無可爲測也鬱則爲風蒸則爲雲人之拂鬱也則氣煩悶而神遂昏猶天之將爲雲爲風則昏蒙發作而失其常度矣故君子慎之無使其爲拂鬱則爲和然其所以致之者逆之外至而怒之內發也知其外至則求自直而反之知其內發則思外禍而遠之慎初之慮知幾之神也惟神故能顯秘

兵與刑也可以使民畏焉然而爲之上者奚忍哉不得已而爲之也生與養也可以使民愛焉然而爲之上者不可繼也亦不得已而爲之也故天之四時未嘗皆生養也而民以爲天也故使民畏不若使民愛使民愛不若使民之相忘也然其使之相忘豈有他道哉生養之而不使之知其爲生養也非天乎非達天德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知微之論起於自欺知艱之論起於自易自欺者獨察於微不自欺矣自易者獨鑑於易不自易矣不自易則能懼不自欺則能慎能懼而慎慎則心斯正而氣斯平矣氣之平也則神清而明人心之氣因其所感清明則不惑而應之者無形夫惟無形也則神主氣神主氣則無可移而恒存

矣口與鼻也氣之戶也耳與目也神之路也閉其戶塞其路精神廼固是謂之久視
古之至人知萬物之惑生也故任之知萬感之敝形也故靜之不能使之不惑也而惟以所接者爲幻不能使之不感也而惟以所至者爲虛幻而虛何心於我哉君子曰無爲也夫無爲之化有生者之所慶也
身猶國也氣猶民也身之有疾則不自安矣然其致疾之由欲之所使也飲食攻於口腹情慾撓於精血而疾始作焉知疾之由於欲也謹之可也絕之可也方以爲藥之弗効愈攻愈困亦猶用刑法以安乎民也及其元氣既衰百病交集然後以峻劑治之是猶以兵治亂矣命之不絕如

縷矣嗚呼危矣哉

人身之血氣調則自安其爲飲食男女也皆無太過則脉平而氣之流行不滯四肢百骸通達無間外之風寒暑濕不能爲感若内虛則外襲而爲其所感矣是亦陰陽之氣相殄而然醫之道也善用藥者不傷人之元氣善行師者不伐國之元氣

治身者嗇治國者儉所謂嗇者嗇神也嗇神者嗇氣也所謂儉者儉財也儉財者儉民也氣嗇則壯民儉則富未有氣壯而身弗強也欲國之強不使民之貧民貧則兵弱矣外侮之至曷禦哉故曰身之壯在氣國之強在民

百家之井晨清而暮濁泉之所出者少而汲之所來者多

故也萬變之身朝明而夕昏神之所集者寡而接之所應者衆故也不有夜之所息則其爲生也難矣而又以夜之勞於氣血其爲神也有幾哉故善神者壽

卦爻之陰陽曰神之所在也卦之六十有四則晝夜置潤之餘數也聖人則之以占吉凶爲天下之數豈有加於此哉故曰易者隨時以變易也若以名爲而不知其神則占曷有哉

正心章

學者之紊於體察也或言性或言情或言理或言氣或言志或言意殊不知心之神爲主則性定情和理明氣順志一心誠矣神能爲心之主者以其靜而存動而察也察而

存也存之久則神爲主而其内虚靈外明徹物來順應無思無爲矣苦於自知者内不虚也苦於知人者外不徹也内虚則外徹矣如鏡之光雖能照然置之暗中則無光矣心之明雖能知然爲外物所蔽則不能知矣外物之能爲吾蔽者吾存之之功未至也每於其一絲一隙之私將入者吾存吾心而不爲之動則塵掃浪恬而鏡水之清明常若矣莫大乎心之鏡也可以包六合而凝太虚然而一毫之私雜於其間則昏既昏則小既小則礙矣雖有其志而意之所動者偏矣此古今豪傑之通患也

心之清明爲神昏晦爲氣此非知心者心未嘗有清明昏晦之殊也氣豈有不資於神而神豈有不藉於氣哉氣壯

則神強氣弱則神昏言心之去來出入者皆神之所為也氣靜則壯動則弱得其養則靜失其養則動何謂養不牿之謂也牿之者欲之害也無欲則靜能靜則理直氣壯矣明靈知覺者心之神也能使其神明靈知覺者氣之壯盛也能使其氣之壯盛者安養之所致也能安養者靜存也能靜存者不為耳目之所視聽也視聽以心而不以耳目則無外邪之干而內主之正者自靜矣外邪之干由於應接於應接而有主之者則何患於視聽之煩哉登高臨深之際未嘗不視聽也但惴惴然恐其步之墮也視聽專於步履是心之神不移矣

重本章

重本之學有三而爲之本者一也何謂三身爲道之本心爲身之本氣爲神之本知愛身者始能知道知治心者始能治身知養氣者始能存神夫道者非有其名也有身而後有道焉身者非能自知也有心而後知身焉神非能獨有也有氣而後有神焉是故君子之愛身也求諸内焉而返觀吾之所有於身者形體之資於臟腑而度其爲虛實爲通塞爲寒溫爲衰盛而欲其平也而其能求而知者心也而於心焉求其在内在外而不使其外馳以爲一身之主然而氣之強弱又不可不知之也知之而不養之則無以資其神也神爲心之主而心爲神之舍氣又舍之才也身廼才之地也猶屋宇焉身廼地基而心爲屋宇神廼屋

宇中之主人也氣又主人之粮肉也主人有舍宅有粮肉以爲養然後百事理則謂之道也今也未能有舍宅而主人未嘗安居矣既不能安居而欲處人接物皆無可爲其所資矣欲爲道得乎是故君子之學重本也

上古之時必有至人知陰陽造化之理故知人生之理今之爲醫者之言皆其源流也然不可以人皆可知之必性質之妙契者方可以及此焉凡血氣之周流於一身者有内外焉謂之榮衛視榮衛之盛衰者存乎觀色診脉焉而知其氣之於何經何臟有損焉故於頭面手足諸處見之醫之爲言豈易造哉誠有得於返觀之力者攝生之大要無出於此者然其爲神契之妙者尤在乎斯術之外而不

可以其成法爲一定之論也是之謂造化也
草木之實有核者中有仁則發生之機也然必得土氣以
滋之則仁中之萌及時而茁矣使不得土中之氣則久而
亦自絶無復生意外之所資者中之所有者也中之所有
者外之所來也二者陰陽之往來者也故卵者必伏抱而
生亦此意陰主受納陽主敷施然於受納中有陽氣以爲
之母敷施中有陰氣以爲之子二者皆不能相有者此所
謂天地定位陰陽之別也然必陰之得陽爲受藏陽之得
陰爲發生也是皆至微至妙之理非人所能知者至人有
攝神之道焉

人能於世味一切不爲心累則心中神常爲主而氣歸于

中若心中有主則自安靜苟無主則爲事物所亂而眞氣
日耗百病因之而生神能馭氣氣壯形盛俾神常守則虛
靈之體復矣養之益久則神爲之恒存又存而熟則久當
出入形體變化不測豈有他術哉
人身之精氣神三者當以精爲一身之至重者其次廼氣
也精氣既壯則神自強矣然神爲精氣之主神既強盛則
精氣又加之壯盛此上更持守而又能以氣資養則久視
之功也然終始皆當以堅守靜篤而致虛極也
陰陽二氣脩煉家以爲鉛汞大段皆比喻之言然是氣必
有陰陽以陽爲陰言汞也以陰爲陽言鉛也汞以精言鉛
以氣言得鉛以煉汞則鉛亦不用矣得陽氣以煉陰精則

陽氣亦不用矣所謂用者留之也所謂不用者去之也去留之幾陰陽之會也又以龍虎東西爲喻無非此意也然其所謂火候者則又會機之運也氣有陰陽用有虛實虛者爲用實者爲守也守者以月用者以日也所謂脩性者則守者也所謂脩命者則用者也大抵以禀受於父母而有身皆先天既有身而生成者皆後天以先天爲命後天爲性亦是正理醫經亦有此說但人自不知耳

人身之火皆情欲也蓋治身者惟慮其火以其情欲之動也而不知制之則其爲身害也必矣是以戒人之知其爲火則反爲之用矣人身由情欲而生者亦由情欲而死然其爲生死之幾至人能把握而用之則又以此爲久視之

道所謂把握者正不使其奔逸而能調伏之耳世俗咸以絶粒出家然後爲仙此豈知造化之理者哉

尚德章

物之生也柔弱及其壯也強由強而老由老而衰初之柔弱者生也壯而強也衰之漸故君子以柔爲能以弱爲盛不拂乎所生不失乎所盛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知物於昏默專精於窈冥則智慮不萌形神不驚安靜寛平不與不争氣歸於形善集有慶謂之長生

月有虧盈之度人之身亦然月之哉生明象人之身之虚也由虚而積則至於滿滿則必虧矣當其滿也閉之時也當其虧也將啓而未啓也虧之盡則三旬之日周矣積者

去而始有明之生也三日而曰哉生明也斯時也生物之原也生者之氣母氣也至人以母氣爲形先故曰先天之氣潮之升也月之生也潮之降也月之虧也曉而升者生也由昏而生也曉而降者虧也由曉而虧也生者既滿則漸虧也虧者既盡則潮降而漸生當其降之盡而未生也則天地之氣交故曰有者生於無而無者生於有也有無之間有物焉是謂玄牝也玄者遠也牝者毋也遠毋云者自天地先而有之其來也遠矣故曰谷神不死

天下之水所歸處曰海人身之氣所歸亦曰氣海是海也虚而不盈故能用之不勤所謂用者言生物也惟生廼不生至人以不生爲生不生者生生也由其生生是以恒存

然非得之於虛則曷有之有生於無也無則空迺爲谷也
空谷之中有神焉有門焉神則無形門有形也故曰有生
於無也有爲天地之根無爲天地之始
成形之後雖屬後天然先天之氣又具於形中如樹木之
子中之仁含有先天之氣故能萌芽人之稟於胎育者必
有母氣以爲先天是氣也正所謂眞種也是種更千萬年
與天地相爲終始何曾有盡哉
保身之術以有恒保國之術亦以有恒也恒之云者非以
常守也以常事也如一國之政皆有所職則凡百營爲不
至於闕失是以倉廩實府庫充有所不戰戰則必勝攻則
必取矣

卯酉之月潮汐盛於他月朔望之後三日皆盛於他日然其盛也則漸以積而減矣遁移而減則人身之度其有遁移之應也當其移也候其虛也虛之爲候也火候也陰陽之會故曰火也

月增則歲益也歲增則壽益也增則不已益則不侈知其已也則移之知其侈也則止之是之謂變化之神異也故煉精以化氣煉氣以化神者非煉也逆用以還虛也神而虛矣謂之專氣致柔能嬰兒也

謹始章

禍福之徵皆自其始如人之作一善則自已之精神自然舒暢作一不善則其精神亦慚惶不快此其幾也及其將

著則言語動作之間自然發見矣何待於人之觀察哉無所養者泛泛接之豈能知哉靜虛之久物來自見不待思索故謂至誠如神也

幽冥之中所主者亦因人而爲之往來焉人之爲善者精神與之會合則善之應者心之應也非外來也爲惡則其鬼神之惡氣亦與之合則惡之應者亦心之應也由內迎之也二者皆己之所爲也故其黨類亦從之人之黨類既從之鬼神之黨類亦從之矣人鬼俱一氣也和氣召祥戾氣召異祥異之來亦以類相感也今夫端人正士之在海內四方之士聞其名而心好之爲惡之人雖隔千古偶誦其事尚能使人憤怒不平則其氣之相感可知矣與志之

兆於斯見矣天之變於上地之變於下禽蟲草木之妖頻見而疊出亦何足怪哉

天地位萬物育由於人之能節喜怒哀樂之情以致其中和是豈有他道哉亦心之所召耳然其爲力亦視勢之大小耳然則勢位之所係不爲不重也勢位之所施爲始有其應焉如一政一令之布皆其上之人所發也喜怒哀樂之情視所及之廣狹焉一身之微而爲天地萬物之感召由於吾爲天之性心爲天之幾也至治之世無爲惡之人至和之家無爲惡之事所及雖有廣狹而其爲安樂則一也故犯罪之人視青天白日而昏悶積善之家當危亂而不困是豈由於人乎哉

從容暇豫者無撓之使然也急遽苟且者有撓之所爲也然其爲撓與不撓者善惡之自然也惡則所慮者此惡而心危氣阻欲其從容暇豫不可得矣人之惡非由於染習則其心之所存者何有於不善哉染習既深則其視爲惡如所當爲者不以爲非而以爲是矣及其思慮之所及猶有良心焉是以慚惶不能自安由是觀之爲善之樂其爲從容暇豫也豈非心之無所撓而然哉

思之一言甚切於學人能思念較量其所接則自然不至刻薄由其私已之心勝一念之發但知有已不知有人遂至於忘返而爲私欲所使又加之以私智小識則自以爲是怨天尤人不知其非矣或遇一機會之便則盡力以爲

之雖至於妨賢病國亦自不覺故治國成家小人勿用非小人之罪也小人之才無可爲用也以不可用而用之罪豈在於小人哉

世俗多以剛猛敢爲謂之才以陰險探索謂之智此正廼才智之反謂之才者以其有所施爲也謂之智者以其能別是非也剛勇之人豈有施爲苛察之人安問是非害天下事者必斯人也才之敦重安裕從容不迫然後事來能應智之文理密察詳審不昧然後感觸而通豈有一旦無所依據而遂妄行無所知識而遂苟辯其始也以氣乘之以心逆之而爲之也故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者此也

聖道淵微之極然其爲淵微也非高虛無據之謂也言其

至小至深莫非此理也如人之飲食男女豈有玄妙但於此能知其理則其爲飲食男女也始知其道推而極之天地之造化不過此耳於此而失其道則人類之與禽獸奚異哉故制禮作樂之原其初亦以防民欲扶世教而設其終至於威儀三百禮儀三千發育萬物感動鬼神皆由此而然也不知者以爲有過人之舉非世俗所能及而惟其高虛是務可謂舍本求末愈差愈遠安知聖道之在日用間雖夫婦之愚亦所能知能行者雖謂之能知能行然於其間之所爲知行者未能得其理正如人皆飲食皆有夫婦孰能盡其道哉然其盡道者亦非有他術不以口腹害其身不以色欲亂其性不害不亂之功盡則脩身正家之

本立而治國之實效無踰於此矣其爲禮樂之肇端祭祀之饗格風化之溥博率於此焉在豈若異端之學不知乎此必欲杜絕情欲斷味枵腹冥然遁世與木石爲伍此豈人理哉

好善章

人之處富貴者異於貧賤處功名者異於富貴皆非也貧賤者未嘗不警飭及其得富貴也則忘之矣當其得富貴也未嘗不畏懼及其有功名也則忘之矣貧賤富貴功名而處之一而已矣則謂之有道之士矣又豈必欲其棄富貴功名而竟貧賤獨守然後謂之道德哉自夫世學之不明也論氣節者必欲輕功名談道德者必欲舍祿位然則

名位福祿皆無道之徒而後有之何其見之謬也世之所謂隱者則必以輕富貴棄功名而惟飲水穴居若蛙蚓之操而後謂之隱則亦何貴於隱者哉所謂隱者知時不利也且隱以守吾志耳故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

爲師者與治人者其道同也爲人師者懼夫己之學無可以爲教也必求吾之失而日進之治人者恒恐其不及也必求吾之責而日勉之此二者皆有益於己不但有益於人也教人者必裕於己而後可以施於人爲治者必先於爲己而後能爲政也是皆以理言之然於心苟能以誠求之則亦人己交脩之益也

獨知之地非人皆能獨知也必有其省察之力而後能獨

知也常人之不能獨知者非不能也以其未嘗省察耳於此遂有君子小人之分自獨知之地而謹之則邪念不生矣無邪念則心清氣爽聰明日進情性中融入於無爲矣於是恒存之而已矣

知邪思者覺也斷邪思者不續也人之有疾必有所因及知其因則謹於未因及去其因勿復其因此愈疾之功也斷念之覺由於不續每覺每去勿續則已故曰暫來是病不續是藥人之怒亦然怒能傷人甚於刀劍惟能忍則不怒不能忍徒自損於人何預人心之明初非不知偶觸之而致其然耳及事去怒平氣損心疚未嘗不悔其初之怒也則亦何有於我哉故忍爲怒藥亦爲事濟

平居無事之時未嘗不思然於思之際自省其所思念者或計人已或商財利或慮恒困此皆人欲也若思其危難思其職守思其進脩此皆天理也理欲之分邪正之判也或計人已則思以禍患或商財利則思以災厄或慮恒困則思以死亡以彼易此不勝於無思乎思貴於理理貴於誠誠則明明則無思無慮矣

治國之道不踰於吾身治身之道不踰於吾心治心之道不踰於吾欲人以欲爲害然不能無欲惟能欲於善則善矣所謂善者如欲食則思其親自親而踈而人而物則其爲食也豈惟欲哉人不能以無欲亦不能以無思惟思與欲也善則君子惡則小人充其欲則天地萬物之位育者

此也由思與不思耳

飢餓之至不擇其美寒冷之極不思狐貉非不擇不思也死亡將至惟便於已則安耳人能於此知其爲益則何暇於其美哉飽煖之益或生疾病飢寒之苦自適筋力厚裘膩飡亦損生之漸非以侈論也勞形瘁體廼保身之術非以儉言也况天生物之道不欲爲人之賊乎

和氣之在天地間未嘗一息已也惟人能以天地間之和氣爲養則何求於溫飽哉所謂和氣者生生之道也生生之道惟人殘之者多矣人爲萬物之靈其爲萬物之害者自飲食衣服居處禽獸草木蟲魚窮山海川陸之物罔不畢致而惟於富貴之家尤甚焉此消長之機盛衰之漸不

待明者而後知也故曰物壯則老此之謂也

主靜章

主靜爲學之要然主靜非必於靜也動而無靜則昏靜而無動則胃昏則必紊胃則必寂紊生疑寂生滯夫惟靜而處動動而用靜是謂常靜故曰主靜豈必於靜哉處靜於動則不昏不昏則不紊何疑之有動而用靜則不胃不胃則恒寂何滯之有靜者動之始動者靜之終動極而靜靜極而動物之常情也君子知動之初由於靜知靜之初由於動二者之相爲其根不能已也然必有靜以處動有動以處靜是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非靜無以存性非動無以達情性情之爲動靜本於自然因其自然者而有所

主是以喜怒哀樂而中其節此主静之力也

懲忿窒慾二者皆切於學者但窒慾易懲忿難非懲之難難於無忿也然窒慾正所以懲忿也人之有忿也以其有慾也若夫無慾則正大光明何忿之易發哉故能窒慾則意廣情舒忘其觸忤而無可爲怒矣

人爲喜怒所使者未嘗不變古人愛一顰一笑欲其有常也是故和氣之充積者必敦重不浅隘宅心之光明者必樂易不崖岸自處之嚴畏者必敬謹不放肆治身之節儉者必有禮不暴慢立心之謙抑者必能讓不高傲有諸中必形諸外自然起人之悦慕豈若色莊者之所爲哉然此非勉強而至也皆其學力涵養之厚資性禀受之粹固非

一朝一夕所能亦非矯揉模擬所及誠所謂景星卿雲人
所快覩也

和氣章

和氣之先生於畏懼畏懼之萌起於窘約以之爲心則恐其無所資是以皇皇然憂慮凡百飲食男女之慾皆不能爲之動矣此之謂窘約有志之士當其窘約之際所慮者豈有不周哉故其爲性情也自無過中失正若夫無志者鮮不爲困窮所移矣故貧而能樂者廼爲聖賢之事古人之有大遺際者皆由於貧賤多由其志之堅忍而歷涉於艱苦恒多也是亦鬼神之所相佑者若夫膏粱之子衣食充而佚慾縱亦鬼神所惡雖有志而不亂然亦墮於無所

苦辛而不免於爲造物者所棄所謂與之齒去其角也此豈人所易知者哉滿招損謙受益亦理勢然也

生物各因其所產之地如海濱之人多黑而廣額高顴深山之人多深目而巖額俯項舟居者步若跛而善拍浮柵居者行若偵而多足蒻皆其所居而變者也況於童而習之壯而効之者乎是以君子貴擇居而慎交游也物之非其種者久與染習亦變其初賦如嬰兒之乳於他母長而形貌皆類之以食其乳也乳爲人身之血所化旣食之而長則其形化之矣乞他人之子而養爲己子自幼而壯其爲之語言行事自如其所養之父母皆由於染習而變也蜾蠃取青蟲壘而封之祝曰似我似我已而出其封壘廼

似之染習之能變所性不亦大可異哉由是觀之不知者以爲染習之力矣非也皆氣也天地一氣耳形雖殊類氣則同歸使非有氣之物而能變化之乎

氣之盛衰有二因所感觸而爲盛衰者廼客氣自其所有而盛衰者廼血氣二者皆非元氣也元氣無盛衰惟和耳人能保其元氣則盛衰之氣皆不能干之矣然亦無他血氣爲一身之榮衛情性既和則血氣自和血氣既和則元氣自然常存豈待於外求哉脩性正脩此耳脩命者則非血氣所能致必自其有形之先得之然非血氣之和則亦無其地矣何以得之此之謂禽之制在氣也

天地發生之機甚速謂之殺機以其生之速而澌盡之矣

當其春生之際蟄蟲出而草木蕃花果之萌芽一吐則日惟見其開謝結實成熟無時止息以致於枯槀而後巳其發生之機不知者以爲可喜此正枯槀之初矣人之少壯即有生育及其衰老遂至死亡於此能識其機而善把握之則殺中有生矣古之婚禮不賀以爲人之序也細思之亦可悲矣

量之大小在思之淺深思之深則量大豈量之使然思之深遠也人之有量者能量度事勢忖謀幾括故不易發不知者以爲量之大也

天戒章

人心人之天也心苟不自安則天亦不可安天之不安則

萬物皆不可安矣故一身以一心爲天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爲萬物欲其耳聰目明四體康裕先於定心吾心旣定則疾病不生禍患不作何安如之不知者勞心焦思以役形軀形軀日勞則髮枯體羸而將日憊矣不亦可哀哉

天道人事相爲流通以人事而徵諸天道若遠今以最近者言之如貧苦之家自無疾病非禍亦罕富貴之家常有禍患者亦以其用度奢侈飮食太過暴殄天物未免害生故其所召自然而至况又加之以驕肆無所忌憚哉

人之愛心生於不足怨心生於不平使人心常足則無所愛常平則無所怨然怨之使平易愛之使足難是以怒氣易發而易悔慾日增而心亦日大是以愛爲難足者慾之

使然也故君子懲忿窒慾

人之精力衰者氣之衰也神則不衰故能思慮知覺及其氣將竭而神尚存尚能言語應酬於此而昏則神去矣及未去之先知所養則氣壯而神恒存

大虛中雲霞烟霧雺霾皆氣之蒸鬱而成者亦猶人身中之惱悶昏亂皆氣也而其心之明者如日月然及其一散則青天白日無所礙障矣

至靜者莫能動至虛者莫能礙由其靜之未篤故易動虛之未極故易礙所謂動者物之觸也至靜則無物何觸之有哉至虛則無岸何礙之所存哉故至人不爲感而自靜不爲障而自虛故虛以靜動以動靜也

天文章

安不忘危者神之存也神存故能慮惟其能慮則安而思危神不存則從耳目之好而慾心生焉慾心旣生以危爲安矣景星慶雲爲天之瑞而所瑞者應之不知者以爲瑞則以危爲安矣彗孛之流爲天之變而所變者應之不知者以爲應則以安爲危矣此天之仁愛夫人君者亦猶父母之仁愛也何謂以安爲危父母之愛子者未嘗不加譴其子爲之子知親之譴責於我者欲我之善也迺安之道也思脩吾子職而已矣或者不以爲欲我之善而反以怨其親則非親之心矣非以安爲危哉是以君子戒懼於不睹不聞也知所戒懼者正所謂存其神也能存神則能知

天能知天則因天之變而加脩德之功正如父母屢責其子而子知懼以盡其道是故善脩德者必以天變爲警教而子職盡矣

人身之天爲首而一身之氣自流行貫通脈絡相連如耳目口鼻爲氣之出入皆在於首而其爲氣必自下而上故目如日月而五臟皆屬之豈非自地而起乎

天地之氣肅爽者爲秋冬溫潤者爲春夏然肅爽之中天明日朗之時則爲溫而不能潤溫潤之中風清氣斂之際則爲爽而不能肅正如人之刻烈者未嘗無歡笑但於刻亦不能去人之和厚者未嘗無剛果但於和亦不能變其氣之使然也氣之所在以其收斂生發而然也故人之刻

烈者亦多自爲是收歛之意也人之和厚亦多爲人是生發之意也惟聖人則隨時而行此則太和元氣也

山川章

山川之氣地氣也人生於地故其氣與人相通人之所處其形體多似之氣之可見者莫如水水之流行氣之流行也水之停聚氣之停聚也停聚者爲發生流行者爲解散人依山川而處者必擇其停聚之所故有郡縣鄉村之處皆然也

神龍非有種類皆鱗鬣之類所變化然必資於水土之旺氣人之資於水土者尤多英傑故塋法言之塋法與擴生二術皆乘生氣者所謂生氣者逆氣也順者散逆者聚散

者消聚者長也散聚消長之幾非達陰陽造化之深其孰
能與於此哉
天包地地之上下皆天天之氣循環轉旋無一息之停正
如人身自腹以上爲天腹之下爲地人身之氣自足之勇
泉而起至於頭頂又降而下循環不窮然謂之陰陽者亦
以其上下言之耳天之氣在地下者爲陰在地上者爲陽
其爲形雖有陰陽之殊其爲氣則一也
葬書言枯骨能蔭生人者非以枯骨言也言葬者乘生氣
也乘生氣者謂其所來者迎而奪之氣廼聚謂之生氣也
人死則魂散氣絶矣何枯骨之能蔭生人哉所以爲能者
有神存焉耳神聚則氣聚者言死者之氣也氣聚則神聚

者言天地間氣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此也故埜能致祥者此耳非達造化者不可以語焉

象數章

數起於天地之先者日月星辰是也象生於天地之後者山岳河海是也有日月星辰而其運行之晝夜則爲數之紀綱有日月星辰河海山岳之象而爲諸象之根源也萬物之生生化化於穹壤之間者皆其象之所有者也象之所有者因其晝夜之往來循環不已而數生焉然必其數之先以定象象之後以成數皆莫逃乎晝夜之綱紀焉此之謂之自然也象有陰陽數有奇耦也奇耦之數合則生物奇耦之數分則死物物之死生皆陰陽之數合散者也

逆數者生也順數者死也死生之機順逆之理也物之初生也一而已矣及其二則生物矣後有三則一之變矣四則變之窮矣自四而五則爲數之再始者自五而六則爲數之初終矣自六而七則再始之變者也自七而八則初終之變者也自八而九陽之數終矣自九而十則陰之數終矣故數以奇爲始以耦爲終以終爲始者奇也以始爲終者耦也此天氣之循環者也而地之氣每因天之氣爲終始焉非天地各有終始也陽之生陰陰之生陽雖各有終始而其數則起於陽也非奇則無可耦矣自奇而耦此數之順者也順則分矣自耦而奇此數之逆者也逆則合矣何有分合春生於冬至順數也秋生於夏至逆數也自

逆而爲數之始則一陽生故曰逆則合也合則耦矣自順而爲數之終則一陰生故曰順則分矣分則奇矣分合之道有性命之幾也故君子慎之

一花一草各有其象各有其發生衰謝之候此則數也但於發生時而知爲久遠之期則其衰謝之期亦如之矣此象中之數也其非時未生而必得其時迺生則象外之數也象中之數生數也象外之數非一花一草之數也此之謂元氣也

物之初生也數之至也既生而象具焉是數爲象先也象既有矣而數復因象而行焉是象又爲數之先也故數之生象者先天也象之生數者後天也先天者生物之原也

後天者成物之始也大矣哉數乎萬化之宗萬有之本也象不得而與焉今夫採木於山將以搆室也必先以數計之而後以所採之木充之象之在室者木也數之在木者工也是亦化工之意也造物之初不先以物而先以數及其數成而造化之工行焉故以年計月以月計日以日計時以時計刻無一可失化工之盛也故聖人則之治生焉耕者以春夏斂者以秋冬不使物之失其時者順天地之生化也天地之生化不以時者爲異此非數也非數之象亦不可以數計也如妖孽之類也人有不以時而能者如嬰孩之子能言能行少年之多鬚或白髮者亦爲人身之妖此非常數之比而其數亦不能推之矣

積數之變必有非象之象如麟鳳雖爲祥瑞亦非象之象者英雄豪傑之生皆天地間異象雖爲人之所貴然亦爲時之禍福者豈可以常數第之哉

聲音章

聲音爲萬物生數之原有聲則有物有物則有生有有生而無聲者有有聲而無物者皆非有數之物也如風水之聲則因物者也是物非有也如禽蟲之聲則自然之聲也琴瑟鍾鼓之聲非自然之聲也人之語言哀哭歡笑之聲則自然者也歌曲之吹彈者非自然者也必有自然之聲然後見化工之神非自然之聲雖能感人亦非造化之神故聖人制禮作樂用律呂之聲音而其爲數亦求之自然

者不以人爲以雜之也是以有律呂而生五行之數不以五行而爲律呂也八音之造皆自然之音也故足以動物不知者以爲數之所生非也數因其聲音之制而生者也文字之初亦取諸此也

天地以萬物爲聲聖人以萬民爲聲皆氣之所激而成者德脩於巳名聞於人豈非氣之所激者哉此之謂無聲之聲而能成至治之音咸英韶頀是也文字不過象形諧聲而其他皆本諸此形聲二者而爲增益也故有六義焉形具而象成聲聞而數見天地萬有皆肇於是故河圖洛書之數皆象也有象斯有氣矣有氣斯有聲矣故天地風雷山澤水火爲卦之綱重之八八爲卦之紀於是有聲之生

有生之氣皆範圍曲成於其間爲造化之情而納音納甲之用見矣
清濁高下疾徐抑揚者聲之自然也大小虛實輕重浮沉者形之所有也有形斯有聲之分有聲斯有形之辯二者兼之斯爲樂焉然聲者氣之發也形者氣之藴也如人之喜怒哀樂其声雖殊而其爲氣則一也此之謂樂之情性也音聲爲天地生物之始而其爲宮商角徵羽者生物之亭也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者生物之功也如人言語歌笑嘯呼擊搏其音雖殊而其爲氣則均也此之謂樂之音聲也候氣者爲定曆也非定律也後世以律爲候氣而定聲是未知乎制律之意也

草木章

草木感氣之先者禽蟲感氣之後者人又其後者金石則氣之所畜者醫者皆取之以氣以味而治人之疾病然其要則在於宣達焉非補助之謂也不知者以補助爲真能益人之腑臟氣血焉斯爲拙工矣天地之氣以不偏倚而成化工人身之氣以不壅遏而成脉絡有滞塞而疾作矣疾之作也善導引者不治以藥石善刺砭者不治以灼灸藥石灼灸之功以導引刺砭之無能爲矣然後用之故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人身之氣周流不息以天之四時而爲徐疾以晝夜之作息而爲進退以老少之盛衰而爲順逆善攝生者因其順

以逆取之因其逆以順與之此至人之行持也非知造化之妙者其孰能之

汞性最冷然能穿入骨髓服之多者至骨軟而死丹砂實汞之櫃生尚可入藥若加煅煉更烈於汞燒丹之士每為所害誠可為攝生者之深戒也

人身之神與氣一而已氣散則神奪矣然養氣正所以養神也氣之在人非待他求神損則氣亦損存神所以養氣也氣之得其養者先之以絕物誘次之以寡語言嗇禍聽耳所謂絕與寡而嗇者皆補也豈待外求哉

萬象皆能奪人之神一為象奪則氣亦不可回矣故斂已之精神以歸於虛無者勿俾其為象所眩也

生成章

人之形貌骨格聲音氣色皆可觀其吉凶然脩德者則安重和厚雖形色骨氣之淺薄不能爲之累矣此又相家之所不能知也

至危者高陂也至險者重載也故升高之履必絶重載之舟必溺勢使之然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寛洪大度者容人之器也淺狹逼促者不能自容之器也二者皆生質之成者然於其所悟而日修之正如治溝渠者然久則因流水而日疎日濶矣人能因所感觸而日忍日修之亦猶溝渠過流水也豈無疎豁之期哉蓋人於平居之際雖能知覺及其感觸若不能忍未免依舊欲修之

必於感觸能忍而不動心久則習成矣
卑賤之人豈無暴性亦以自幼處人呵責之下日忍一日
但求免於鞭策耳久則亦不自覺其感觸而自順矣處得
志者能以是自比則爲度量自寬矣
積毀之家其動以微破巢之幹其先以蠹不知者以毀之
積而巢之破爲始禍非也榮盛之業毀之端倪矣繁茂之
蔭破之先驅也必枝葉繁茂而中始空榮盛之寵而惡始
集木之大枝招風小葉招雨中空而巢復重求欲不破不
可得矣人之大者倚力小者趨利惡集而家益大欲其不
毀亦不可得矣是以君子以身安爲富以名重爲貴故去
彼取此

大兵之世必剖巨室大凶之年必劉雄鄉怨由是而始逞也民之積怨也非一日矣至是而始得以逞焉柰之何而不爲之先哉

天地生物必有欠缺處廼爲妙理若一一全具則其害尤甚如有角者去齒有翼者兩足使相制相避之幾渾然天成人能於此焉日加念慮則求盈取足之心亦灰矣人之爲處者豈能得哉況其爲所迷而不自省者乎由此意氣之所招誘則物或能先之矣此災祥之應所由兆也

謹戒之心禮之節文所由起也和易之情樂之音聲所由成也故禮樂二者相須而行者也然禮非樂則不可行樂非禮則不能作二而一也皆出生成之自然者也

未有章

至人之於世也明其幾而用之不費是以長生久視及其終也則神與氣合一而不用其身焉故曰及吾無身我有何患人身廼氣之凝於精血者精血久則漸消而氣亦因之而衰矣衰而能壯者逆修之道也修之久則返老還童而其爲之身者亦不可恃矣故有拔宅之喻也謂身爲宅其將拔出其宅而舉矣魂氣上升體魄下降此廼自然之道也而能合魂氣而一之故能出無入有也但久則亦自消矣此神奇之說也

人知造化之妙而不知其氣之爲能也氣之凝聚者則爲形形之發動者則爲神神之隱見者則爲幾知其幾而執

之者造化在乎我矣所謂幾者死物者生物也生物者死物也皆氣也

在人身之氣即天地間氣也其藏其顯未嘗不資於有形然是形亦氣之積而成者所成者皆陰而引用者爲陽未有形之先皆陽而後能積及積而凝則爲陰矣陰氣留聚而陽氣飛揚惟其留聚故有形惟其飛揚故引用是以至人得其引用爲根而始固謂之深根固蔕久視之道

人之陽氣甚難養陰氣甚難固養其陰則爲陽養其陽斯固其陰夫陰者形體中之氣也陽者形體外之氣也中氣爲後天濁氣也外氣爲先天淸氣也濁氣日衰淸氣不衰但清氣爲陰陽合散之主以闔闢甫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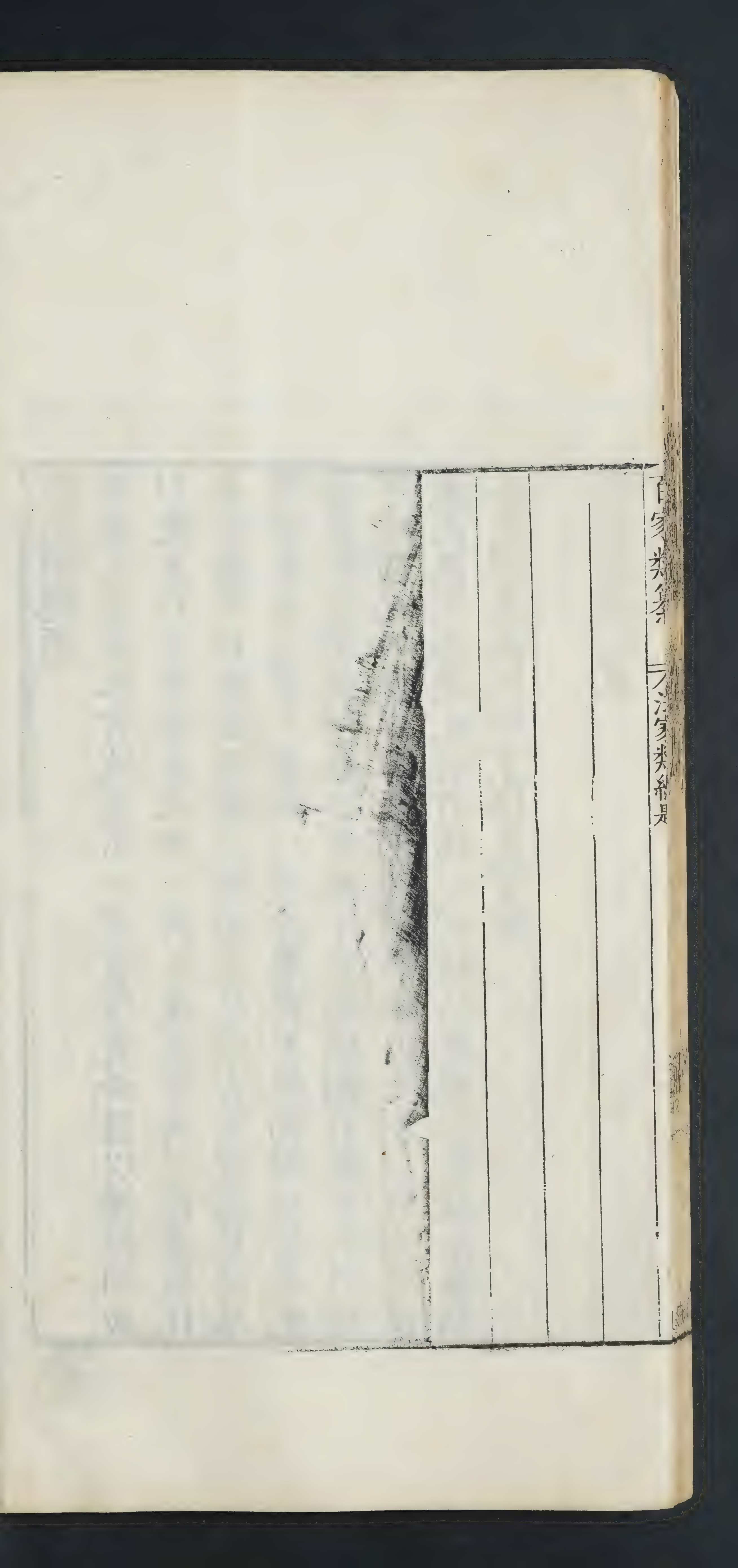
玉華子卷終

法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制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隋經籍志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爲之則杜哀矜絕仁愛欲以威刼爲先殘忍爲治乃至傷恩害親

法家類總題畢



管子題辭

史記管仲潁上人既任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太史公曰吾讀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今按其書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疑戰國時人采掇行事附以它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何為預載之也周氏涉筆曰管子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明法處過於餘子他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

物必於所聚文子淮南聚衆詞各成一家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管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

法家類　管子上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来地舉辟則可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章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弟不備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
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
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
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
廉不蔽悪耻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
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
樂之民悪貧賤我富貴之民悪危墜我存安之民悪滅絶
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
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絶
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

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

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賢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

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天下不患無臣患
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
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
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吝嗇於財者失所親信
小人者失士

權脩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
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
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
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
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

權之無輕不可得也
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
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

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
爲之化不可得也
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
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
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
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
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
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
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

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

上好詐謀間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一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一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

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有獨王者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不可得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

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也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恃也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

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

君之所愼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

則成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産

君之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殖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

脩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隄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

里視宮室觀樹蓺簡六畜以時均脩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一五鄉以時均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工師之事也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

乘馬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

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一宿之行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
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
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
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
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
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
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
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虛實也遠近也多少也謂
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
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絶長以爲短
續短以爲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

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决塞而欲敺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

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五輔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上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

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寛裕而有觧舍下必聽從而不疾
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
一戰而正諸侯
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以
六興者何辟田疇利壇宅脩樹蓺勸士民勉稼穡脩墻屋
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墆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
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决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
此謂遺之以利薄徵斂輕征賦施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
謂寛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
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賑罷露資乏絶此謂賑其窮
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

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下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
德不可不興也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
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
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饑饉
敦懞純固而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
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
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
不行也
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
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

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飾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爲人夫者敦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弑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

曰民知禮矣而不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

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

得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為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物者其刑死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淫諂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脩墻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偽去讒慝則姦人

止修饑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强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歛毋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鬬幾而不征市鄽而不稅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

宙合

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

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俟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温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脩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陼堤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変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

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於北意南而至于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

讂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聰明以知則

愽愽而不惛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吉聽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惛繆過且惛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譣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薄承瀷而不滿高下肥墝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楟擿擋則擊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愼其所先

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

樞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

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先王貴善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士衰主積于貴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

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衆兵强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强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

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釡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

八觀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饑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

者其城不固民饑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
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薦
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
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
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
大而田野淺狹者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
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
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

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粟米多

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夫財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州里不鬲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
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
墻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
長游里毋士舍時毋會同喪蒸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
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廉論賢不鄉舉則士
不及行貨賄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
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
生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
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

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材能而在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臣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於敵國矣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産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强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彊豪傑不安

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囷倉空虛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法禁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無赦則民不偷於爲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

其餘不強而治矣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

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

重令

凡布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稺驕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稺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稺

也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
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
相稺也謂之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
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
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者朝之經臣也何
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毋上拂
之事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毋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
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
長樹蓺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

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
通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民不務經產則
倉廩空虛財用不足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
上通則大臣不和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倉廩
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
矣
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
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
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
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
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

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静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於天下而求霸於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争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

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則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

爲六者損益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法法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脩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爲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雎之礦石也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其觀

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墆故曰儉其道乎

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

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絶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絶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故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

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先民服也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

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

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

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

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

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强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

霸言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

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二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勿辭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利大本而小標埊同地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强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强最一代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

也以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強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強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國小而都大者弑

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堯舜之君非生而理也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

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亂之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

問章

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士之久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

家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人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者今入幾何人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貴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官承吏之無田饑而徒理事者幾何人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無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

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問士之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問一民有幾人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軛家車者幾何乘處士脩行足以教人何使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脩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張衣夾鋏鉤弦之造戈戟之緊其厲何若

其宜修而不脩者故何視而造脩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鄉師車輜造脩之具其繕何若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足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脩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

所封表以益之生利也何物也所築城郭脩墻閉絶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戒章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粮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

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謹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遺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慑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如此而後可以爲天下王所以謂

德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爲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交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

參患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赦有罪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

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
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群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
難群臣朋黨則宜有內亂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
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
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
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
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
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
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
接兵而攻城爲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
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

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無甲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者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俊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

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也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墻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閒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徼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徼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韌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

坦朝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間也

君臣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國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與之閒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下化者明君也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

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

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爲人臣者上供專於上則人主失威
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
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
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
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而
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
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
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
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
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
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謂之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旣巳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上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

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衣服緷絻盡有法度則君體法而立矣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於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一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来是治本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孰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奸僞之心故不敢殺也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

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便不爲

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閒堵之墻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
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致賞則匱致罰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
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是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

心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墻有耳伏寇在側墻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
也伏寇在側者沉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
之請而資游慝也沉疑之得民者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
也明君在上使辟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之大臣不能侵
其勢比黨者誅之也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
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鬱令而不
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
而待也
圜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

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諸已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脩諸已反其本也所求於已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故人君者上注人臣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也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君子食於道則禮審而義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齊民食於力則作

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也時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爲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群官朋黨以懐其私則失族矣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者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忠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母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爲而民無過命民之

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畏民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强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来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

遬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旣善所以感之也

四稱

管子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社稷宗廟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大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

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

賢人說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言語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

心術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

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脩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故曰去知

則奚率求矣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

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

絜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絜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

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

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

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

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若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故曰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得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行者義之正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

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

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聖人裁物不為物使

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

百姓治矣
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
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
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
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
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
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
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
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止怒
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
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心之中

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白心

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

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

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筴孰能棄刺刺而爲愕愕乎

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水地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惡仁也視之

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夫王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絜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

容也叩之其音清摶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口心發爲舌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脩要之精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伏闇能存而能亡

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蟡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載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

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汙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四時

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

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速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慧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脩德月食則修刑慧星見則脩和風與日爭明則脩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

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爲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四守有所三政執輔

正第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一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

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靜能守

慎乎廢私立公能舉人乎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守慎正名僞詐自止舉人無私臣德咸道能後其身上佐天子

九變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致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

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
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
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
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
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
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
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
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
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群

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爐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衆彊富貴私

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

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故聖君以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illegible]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

不禁於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其意顧臣而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

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胸以聽其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群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奉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故下

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正世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視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罷則不能無墮倪民已侵奪墮倪因

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然民淫躁私行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

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

然后静者也

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强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絶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橑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

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

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百家類纂管子卷上終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一

法家類　管子下

治國

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捨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

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厮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有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

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生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胷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已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而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

得眇眇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夫道者所以充
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来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
乎乃在於心寘寘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
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
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産彼道不離民因以知
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
音與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
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
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故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
天主政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

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爲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盡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

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使然后治不治必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自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

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為圖生將巽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復將自歸彼道自

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内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中匈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小問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甞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内然後可以惡境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

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古盤字）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子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齓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七臣七主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

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劒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夫倉庫非空虛也商官非虛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國家非虛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無非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王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

故明王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倮大衍倮謂焚燒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山多蟲蟁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

也羽翮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窟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使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臣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

大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而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數重出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明王知其然故

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百姓無怨於上

飾臣克親貴以爲名恬爵祿以爲高好名則無實爲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則馬焉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伎亙而行私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是以謟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臣譏賊此之謂也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爲讎除讐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亂臣自爲辭功

禄明爲下請厚賞居爲非毋動爲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
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徵攻

禁藏

禁藏於胷脇之内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氷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内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

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幼完活萬民莫明焉夫不法法則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民不以誅王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吏之舉令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爲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

雖多士不爲歡刑法不道衆民不能順舉措不當衆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爲愚人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因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

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惡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

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

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曰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

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能
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惡
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
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
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
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
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
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之心而爲紀法令爲
綱維吏爲網罟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武繕農具當器
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銚耨以當劍戟被簑以當鎧鑐菹笠

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
其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
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
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
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来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
之憂故王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
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
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
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

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人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夫綴鈞者所以識多寡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后民可足也

入國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

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

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

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毋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饑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

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宦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此

之謂養疾

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

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

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絶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

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

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塞矣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桓公問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

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

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

形勢觧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毋之高行也忠者臣下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觧則民奉養父毋慈而不觧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觧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觧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觧則所欲得矣觧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悌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

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
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
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群臣得
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
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
則長幼理而親踈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
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
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供養子婦之則也
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
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

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

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强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

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
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
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
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
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也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
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
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
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
之相得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
聲彰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
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人主立其
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蒞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
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
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
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
故國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而國治竟內被

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畔之而怨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

有禍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强也故國富兵强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寳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寳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寳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

者羿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乃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涖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眞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涖民如仇讎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

爲王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

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太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譽訾譽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譽之人勿與任大

明王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訓誘也譕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后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者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則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饕（嫶食多惡曰饕）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饕食則不肥故曰饕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

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也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蝯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

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
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遺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
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
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
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
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誠若
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
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朝忘

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脩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脩行慢易則汚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内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人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止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表儀也禮儀者尊卑之表儀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

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饑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

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

莫来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后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强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

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曰失
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
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
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畔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
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
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
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

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决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古者武王

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能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為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絶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

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后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内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

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强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强不能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交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

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能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内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王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身醜恥而人不信也

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遠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照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群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

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出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行賊暴也故

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服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之大禁也

立政九敗解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之强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知築補甲兵弊彫莫知脩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百姓無圉禦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

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敗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

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力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群徒比周則群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

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敺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舉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毋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諛臣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

如是則諫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愬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

告訴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踈遠不私近親不孽踈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以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頻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凡人君者覆載萬物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

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百姓得其職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

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彰明

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蓄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脩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濵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决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悅此所謂能以不有予人者也

明法解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審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意内明辯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

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群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受爵祿而避害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

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臣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刼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群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群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内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

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群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

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群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

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舍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群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群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聽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賞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

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

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
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
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
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
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情事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
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
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
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
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

伐務多其交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不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者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

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私佼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名法曰佼衆譽多內外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奸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侵欺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

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

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内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数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群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别故群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

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務爲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

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强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禮義以道其主主無邪辟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

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是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禄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群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

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効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効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効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治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事語

桓公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積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

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同策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同偶筴之商日二百

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
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税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爲錢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
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
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
避此者數也

國蓄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
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
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
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

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

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且君引錣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

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爲鑄幣無已乃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猶後世之所謂緡錢也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

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絶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

玉起於禺氏黯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絶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

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權數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

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

地數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内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

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

黄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乗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

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

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揆度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内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

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産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数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饘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

管子下終



